

走近大家

本期人物



林雨(1929~1995),原名林锡寿,著名军旅作家。山东掖县(今莱州市)人,1945年初中毕业参加八路军,曾任福州军区文化部创作组组长、《胶东文学》主编、山东省作协副主席。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,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著有短篇小说集《刀尖》《您喜欢谁》《五十大关》等。

林雨在烟台

刘汉君

提起林雨,烟台后起的作家们称他是文学创作的领路人,无愧为《胶东文学》的第一任主编。林雨的后半生,是在烟台度过的。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,但是他留下的一长串脚印,依旧清晰可辨。

我和老林既是老乡,又是邻居。我尊他为老师和兄长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,我就从《刀尖》的锋芒上,通过《五十大关》和《政治连长》认识了这位轰动文坛的军旅作家。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去掖县(今莱州市)王贾村参观时,看见一位步履迟缓的老人出入于大队办公室,负责收发整理报纸。这个人,就是参加过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林雨先生。

后来,他曾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告诉我:“俺村的书记真照顾我,不让我干重活。”我听后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涩。尽管老林把过去的一切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,但身心遭受到的摧残却无法掩饰,他过早地失去健康,56岁就离休了。晚年的他,除了读书极少提笔。我曾多次鼓动他,他都淡淡一笑,说道:“不写了,不写了。”有时他很自馁:“再写,我既不能赶上别人,又不能超越自己。”这些话令我长久咀嚼。他的夫人钱老师则为他作注释:“老林写东西太苦了。”

他把文学看得太神圣、太崇高了,不敢有丝毫的轻率和敷衍。要么不写,要写就要写出像样的东西。他思考的过程太长、太深。当他进入角色时,如痴如醉,他曾告诉我一个笑话,有一次他正构思一篇作品,走路时撞了一个人,忙说对不起,可那人并不让路,仔细一看,竟是一根电杆!他写作时一丝不苟,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、推敲,他过分要好,即使写错一个字,也要撕去稿纸重写。我看他的原稿,干净整洁,一气呵成!他的小说《家庭悲剧》《小脚寨里的故事》深沉厚实,生动感人,绝非轻松所为。

老林不愿在那些应酬的场合上发言,他厌恶别人东扯西拉和言不由衷地虚情假套。熟悉他的人曾告诉过我,“文革”时他在狱中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谓审讯,他在沉默中长时间盯着牢房顶棚观察蜘蛛如何结网。尽管如此,他却掩饰不住自己的真情实感,喜怒形于色。正因如此,他才赢得了朋友和知己。

1995年4月28日,老林为《胶东文学》5月的“散文大展”写了一篇散文,题目是《我的“最后一课”》。我不理解,他为什么选用这样一个题目。他说:“我也有自己的‘最后一课’。”我知道他参军时只有16岁,战争迫使他过早地读完了“最后一课”,走进革命队伍,整整半个世纪!当老林真的走了之后,我才感到这是一个不祥的题目!他的“最后一课”竟成了他的绝笔。

老林和我住前后楼,他家的后窗,对着我家的前窗。每天早上四点钟,他家后窗的灯光准时亮起来,照射到我家窗上,我家室内随之明亮起来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,我仍会在那个时候醒来,室内却一片灰暗。前楼的灯光为什么还不亮?老林该起床了!朦胧片刻,我才意识到,老林已经走了。

怀念林雨先生

于燕新

身边有作家在《胶东文学》上发表小说,借此相聚,谈论文学,自然就谈到《胶东文学》的创刊人——主编林雨先生。

林雨先生不仅是著名作家、严谨的文学师长,还是一位佛心善道、慈祥和蔼的尊者。我对林雨先生的感情,或许比他人更深一些,因为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,就是在林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文本修改,刊登在《胶东文学》创刊号上。可以说,是林雨先生鼓励我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,成长为一名作家。

我读过不少书,开始是着迷书里的故事,书里描写的各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及其人的命运,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丰富的人生,加深了对生命内涵的理解和人性意义的认识,激发了无法抑制的文学写作欲望。上中学的时候,作文常常成为老师宣读的范文,参加工作后,长期在机关做文字工作。我以为自己的文字水平有能力写文学作品,于是开始写短篇小说。我在激情中一鼓作气写了七八篇小说之后有些发蒙,因为不能确切地知道是否达到可以发表的水平。由于底气不足,我没敢把这些小说寄出去,而是锁进了抽屉里。

《胶东文学》创刊时,我在烟台地区第一轻工业局工作。瞅了个空闲,我带着自认为写得不错的一篇小说《门神》,找到位于芝罘区西南河街边一座小楼里的《胶东文学》编辑部,向陌生的编辑交了稿件,然后便一直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。过了三天,接到电话让我去编辑部,当时

我的心情既激动又不安,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儿就去了。接待我的是一位长者,五十多岁的样子,一头细密的白发,一张饱满生动的脸,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。他左手夹着烟卷,右手伸出来和我握手,自我介绍说:“我叫林雨,《胶东文学》的主编,今天约你来谈谈你的稿件。”

一位主编、一位慈祥的长者,亲自约一位二十几岁、陌生的文学爱好者谈稿件,那是怎样的情怀?而我,又是怎样的荣幸!看到我拘谨不安的样子,林雨先生亲自拖过来一把椅子放在他办公桌对面。他坐在我对面,从放在桌面上的大前门烟盒里抽出一支烟,在桌面上撞撞,把手中的烟蒂接上去。做着这些的时候,他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,同时说:“燕新,你的稿子我看了,基本可以,塑造的传达室老工人曹二菊的形象很有意义。但是也看得出来,你对文学写作还很生疏。稿子再好好润色一番,改好了就在创刊号处女作栏目刊出,你说好吗?”

他亲切的笑容,省略了姓氏的称呼,商量的语气,顿时让我感到很温暖、很激动,也很受鼓舞。接下来,林雨老师示范性地提点:题目要改,就叫主人公的名字“曹二菊”,既朴实又亲切;加强和丰富细节描写,只有细节写好了,人物才能生动、形象地竖立起来,才能感人;叙述要简洁、灵动,不留一句一字的废话。今天跟你重点谈语言,你要知道,小说是语言的艺术,小说语言一定要生动、灵透、准确、具有个性。只有这样,才能更好地塑造人物、表达思

想。文学是美学,小说的美学价值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……

这次见面之后我才了解到,林雨先生是享誉全国的军旅作家。他的《政治连长》《五十大关》等多篇小说,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。这样一位名家亲自指点,我心中对先生的膜拜油然而生。

第二次见林雨先生,他一改先前平和、慈祥的微笑,神情严肃地说:“燕新,这篇稿子你已经改过,可是还有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的错误。这种常识性的错误,不仅增加了编辑的工作量,还让人心不舒服,这怎么行呢?”他点了一支烟,接着说:“文学创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,一名优秀的作家,要具有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,这一点请你千万记住。”

我感到窘迫和汗颜。

就这样,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《曹二菊》在《胶东文学》创刊号刊出了,编辑部同时配写了评论《写出了希望》。刊物面世后,《烟台日报》加配编者按全文转载了该小说。

这件事对我的鼓舞至今仍然是很大的,不仅是因为小说的发表极大地增强了我从事文学写作的信心,更重要的是,林雨先生对一个刚刚踏上文学写作之路的青年人那份诚挚的关爱、耐心的指导、认真的引领,让我无论何时想起来都感动不已。林雨先生引领我进入文学写作的探索之中,成为我几十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深情怀念林雨先生——一位和蔼、慈祥、令人尊敬的师长。

一天如同一生

于雷娃

黎明

一个充满幻想的起点。

没有起床,只有苏醒的萌芽露头。平行的时间、地点,如灵魂附体一样,丑小鸭做着白天鹅的梦。

上世纪70年代,我分配在一家生物化学制药厂工作,每月二十多元的工资,几乎全部用来订阅文学刊物。

不安分的心羽毛未丰,一批文学爱好者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土地。

迎着初升的太阳,如同鸟儿飞出牢笼,十八岁的我与红苹果在文化局图书阅览室见面。

她打开笔记本,一笔一划地认真抄写着一些喜欢的文字。

她说,一年写一篇,老了就是一本书。

我们笃定,可以拜见编辑(戏称为大老爷),好像发表作品就能一步登天。

好像编辑大老爷就是决定生死命运的主宰。

好像是顺理成章,我们见到了林雨老师。

圆脸,两只眼睛炯炯有神。

全身散发着文人的魅力。

年过花甲,我们回头看,红苹果写了几百万字的民间故事,我也圆了作家梦。

中午

太阳煌煌地砸过来,汗水如同

雕刻人物的细屑,洒落在天庭。吉普车主帅的位置,是林雨老师,脸膛白里泛红。陪同他的是文化馆的领导,显然是在午餐后。

去工厂见到我,只是匆忙离开,留下一句,好好写。

有些醉态,有些朦胧。

这样的时间地点,显然是不适合情节叙事的。

下午

有爱好文学的帅哥陪我去林雨老师家,他的小孙子在玩闹,老师始终用欣赏的姿态看着。

他告诉我,自己的老家在掖县。抗美援朝时,他是文化教员,遇到了上海大家闺秀、英语翻译钱老师。

精致典雅的钱老师,拿出家族的照片给我们看。其间,林老师说自己的连襟,一位是水利专家张光斗,还有一位是艺术界名流。

我插嘴说,林老师,你们这三个连襟都很棒啊。

后来,《胶东文学》封面是一个满头花草的仙女图。林雨老师告诉我,是韩美林送给他的画。

他告诉我,写小说,要会写“废话”。功夫在诗外啊。

读老师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《小脚寨里的故事》,豆蔻年华的男女,细腻的情感纠结,夹带着国家兴亡的忧思,如同一幅山水人物画,

确实是逸品。

黄昏

孩子的小叔拿来几条刚出水的大鱼,我说,应该送给林雨老师。

其实,老师离休后,思维与情绪始终没有拐弯,始终活在文人的天地里。

他依然喜欢谈文学、论文字,言说与文学有关的事情。

他曾经得意地告诉我,打了小卢一巴掌!老师说的小卢,是他挚爱的学生,当时发表了一些作品,有些名气,好像打骂也合乎逻辑,其实与事件无关。

林雨老师告诉我,他去新华书店闲逛,又遇到了认识他的人。

离休以后,依然是得意且自信。

对于文学的钟情与热爱,伴随着老师的一生。

他的夫人钱老师告诉我,林雨老师刚做了一套中山装,既得体又风度。

他说出行穿。

没有想到一语成谶。

他去菜市场转悠,倒地不醒。

不等我的鱼送到,老师却走了。去得匆忙,留下惋惜与悲哀。

后来,关于脱离生死的醒悟,认知瞬间提升。

林雨老师的一生,如同他的短篇小说,清新脱俗,结构精巧,语言表达张弛有度,余味无穷。